

# 崖州举人张嵩旧事

探寻

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林芳华

《崖州志》是崖州历史之魂，及至今日，影响颇深。张嵩作为光绪《崖州志》主纂之一，名气不小。但和其名气迥然不同的是，在乐东孔汶村里幸存的一间张嵩书房，因没有得到必要的修缮，如今，它已破损不堪，摇摇欲坠。倘若不加保护，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张嵩书房，不久将变成废墟。

## 灵秀之地：孔山和汶水

乐东孔汶村的风景很美。远眺，山清水秀，山峦重迭；它东有池塘，东南靠孔山，南接抱孔洋田，北边是广阔坡地，西环高铁从村北贯穿而过。孔汶村竟藏匿了这么绝美的自然风光，《崖州志》载“城西一百一十里孔汶村东，水从田岸流出，其源不一，冬暖夏凉，滚滚不竭，灌溉孔汶、东孔等处千余亩田”，指的便是孔山汶泉。

孔汶村，就是举人张嵩的家乡。孔汶村位于黄流东北约四公里之遥，于明朝万历年间各村人聚居而成。据《孔汶村志》载，明永乐年丁亥（1407年），张参公从福建莆田出任感恩县令，后落居感恩不磨村。张参公生四子，其第三子经商到黄流定居，传下儿子斗文，斗文公第六代世孙光浚公于明末清初迁居孔汶村，至今传十四代。张嵩是斗文公的第十三世孙，也是光浚公的第七世孙。

孔汶村地处黄流平原，属灵秀之地。四百多年来，承蒙孔山汶水的福泽和熏陶，孔汶村哺育出众多的学子艺人、能工巧匠。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孔汶村的各类人物，除了清丁酉顺天科举人张嵩外，还有考取贡生功名的陈玑、陈可仪、陈光姚、邢治宪、邢谷登、陈昌五以及“人物志”一栏的陈光姜、张景云和邢修训等人。村中崖州歌者甚多，听者如云。村里究竟有多少人会唱崖州民歌，没有人说得清。田间地头，或赶在路上的，也许他就是崖州民歌手。海南解放后，孔汶更是书香不断、人才济济。其中，民俗学者、诗人张跃虎的家乡便是孔汶村。



张嵩旧居一角。



张嵩旧居壁画。

## 六次乡试均不第

张嵩于清咸丰甲寅年（1854年）生，原名道海，又名镜清。据说他临出生时，门楣上燕巢里突然掉落下一只燕子蛋，刚好掉在了母亲孙氏的怀里。第二天早晨，孙氏产下了一男婴，父亲张德优异常高兴，于是给他取别名“张嵩”。“嵩，周燕也。”在张德优心里，他的儿子便是吉祥鸟燕子的化身。

张嵩的老师陈光姚，字二美，口不废吟，授徒甚广，人称陈二美，或尊称他为美公。陈二美和吉大文用中药名组成对子的故事，在崖州民间广为流传。张嵩妻陈氏为陈二美长女，大家闺秀，十八岁就嫁给张嵩。婚后一年传男啟祚，幼故。年过三十的陈氏薄于福、艰于遇，未能举男，替夫纳妾以传宗接代：一是黄流登仕郎育才公次女陈氏；二是崖城日新坊例贡任鸿公次女林氏。陈氏生三女，皆殇亡；林氏出二男宸翰、宸翹，陈氏视如己出。陈氏曾经对张嵩说，自己命薄，恐不见及诸子长大。岂料陈氏之言竟验。张嵩岳父陈二美七十三岁时陈氏病故，张嵩在《诔妻文》中提到，其时，他携二子宸翰、宸翹赴院试，“皆在外、未及见。”初十下午张嵩出门，陈氏十二日上午病逝，因为交通不便、信息不灵，“汝之耗音竟于十七晚至，予匿不与汝子闻”。张嵩还期待，几年后把二子宸翰、宸翹培养成才，“以慰汝苦”。张嵩身后传下三男三女，三男分别是啟祚、啟佑（宸翰）、啟禔（宸翹），除三女及长男啟祚幼小病故外，二男孩宸翰、宸翹均长大成人。

张嵩出身贫寒、嗜学，素抱大志。十九岁入州庠，以高等食廪饩。但张嵩以家贫、父老不忍远离从师。父亲逝世后，发妻陈氏劝他才肯出游求学，先负笈琼台书院，受业于邱景山、吴兰洲之门下。时名士林之椿、王国栋等，皆乐与之订交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省里有要员到书院视学，在阅读张嵩的试卷后，称其为海南可造之士，遂送广雅书院深造。广雅书院肄业后，张嵩经六次应闱俱败不第。六次乡试俱未考中，此时，张嵩家里已是

## 名列顺天举人榜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孔汶村人杀鸡热热闹闹过年，惟张嵩如往常一样坐在书房，黄卷、青灯相陪。此时，孔汶村开年的爆竹声响起，陈氏走进书房，她鼓励张嵩打起精神，继续再考，定有出头之日。张嵩心里认定，他屡考不中，是南闱考官徇私舞弊，不以文章取士，由此他暗下决心，今科直接越过省城赴京北闱。可崖州南端一个小小山村，距京城万里之遥，今千里迢迢到京乡试，这比登天还难。发妻陈氏知丈夫思想，说盘缠她自有办法筹齐。

次日，陈氏到娘家恳求岳父再次支持张嵩赴京北闱。岳父陈二美已多次支持女婿科考，因多次屡考不中，便劝这位女婿别浪费钱财了。如今，张嵩还是痴心不改，屡败屡战，老岳父虽然很绝望，可也难以割舍，便成全了女儿的心意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张嵩绕过省城北上参加京城考试，终如愿以偿名列顺天举人榜第九十八名。

## 返乡纂修《崖州志》

崖州有两位举人，他们久困科场，屡败屡考。镜湖人、咸丰辛亥恩科举人吉大文“三上春官，不第”，孔汶村张嵩“赴刺闱者六度”，俱未考中。壬寅年（1902年），张嵩再次进京会试，其时，因联军入侵时局动荡、京

城失守而借闱河南，张嵩赶程不及怅然而返。三年后，科举制度废除。

经读张嵩学生留下的墓志铭，方知清廷曾敕授张嵩为麻城拣选知县，但他深感社会积弊太深，不恋已在吏部注册候缺的这份肥差，而以敬教劝学、培养后进为己任，返乡任鳌山书院山长，掌教三年，“崖中人士大半出其门”。张嵩尤为有功于文献，其对《崖州志》纂修所作的贡献不容置疑。当时，崖州知州钟元棣对崖州这位举人尤为器重，邀其和崖州才子邢定纶、赵以濂一起，共同纂修《崖州志》，“先生与海宁钟公景愉（钟元棣，字景愉，浙江海宁人），力筹巨款，始得开局重修”。辛亥变革后，张嵩杜门不出，口不谈时事，隐居于家乡孔汶，以民国丁巳年（1917年）卒，寿六十四。

今张嵩闻名乡里，不想他当年经求学之难、生活之苦。自广雅书院肄业后的近二十年里，张嵩六次乡试均榜上无名，处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之境。想到因自己屡考不中，一家人节衣缩食、发妻为生活而变卖自己的首饰，张嵩于是突发感慨，即兴赋诗一首：“漫言无面见江东，战败乌江奈临穷。毕竟楚亡天佐汉，浑将勇力罪重瞳。”张嵩一生苦读，不言放弃，到后来者居上。其撰文赋诗不计其数，惜今流传下来的仅仅二十六篇（首）。如今读张嵩身后留下的文字，不能不令人感慨世事沧桑、岁月如梭。同



清代举人张嵩旧居。